八編類纂

○言權所裝雅劉生

史一局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稗編

六曹

戶曹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繋二鈲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繋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當度

劉晏理財公私綜核利公有其志而不得其術所以滋敗

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陜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

省[illegible]以陀

上門塡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䭾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

可慨

度支凡江淮漕水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趨東關歷頴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

斗千錢大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納李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泄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

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唐志府漕法

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綱發邀

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盗官物民破産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黄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斷腕徇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盗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

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荊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

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請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

路獨專其任。文移分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説為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朞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

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
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
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
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
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
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
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
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
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
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

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糴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

衷羨財而失糴本豈別抽計

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罷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士人軍將未幾復募士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為戶部侍郎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眞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瀦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侵盜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眞楚州堰為水牐自是東南金帛茶

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
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
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
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
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
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驗時州縣欲其
速行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又鹽
法已壞遞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
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
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
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
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
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
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為始次及真楚淮南路轉運
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可
糴於真兩浙有米可糴於揚宿亳有麥可糴於泗坐
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
旋之宜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
均糴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
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

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如大江東西荊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抛失舟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者至有一路漕計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囘綱尤爲不便［宋志］宋漕法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歷歲既久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至元之後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

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頴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大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木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

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巳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巳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

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
丞賚囙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
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海運自朱清張瑄
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
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
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
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爲變以法誅
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
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 元志 元漕法
宋季年郡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

爲雄長陰勒部曲背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之崇明鎮特甚清嘗傭楊氏夜殺楊氏並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飆與鬼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楊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

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爲防海義民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瀦水又絕江淮泝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

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沙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元志朱清張瑄海運

王安石秉政改從權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旣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充撥於是紹聖大觀之

問直給空名告勅補牒賜諸路而朱業遂衰宋上[illegible]縣[illegible]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説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朱熹社倉記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内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國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内

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管仲重農）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器械備曰與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用九
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歲高下三分十
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
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
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
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
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穡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
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
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

脈此斷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員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
壤之滿補下壤之衆彰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
如麋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一人廩食十人
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
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
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
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
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
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
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

千乘衡處壤削少半萬乘衡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衡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衡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圉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準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

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曰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

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攟若干請
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
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泆也高田以時
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
置而劵之以鄉攟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
國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
大家委貲家曰上且脩衢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
有貲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
四面皆攟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
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
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
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
於未刑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
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
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
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

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穀國參分則
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𢷬
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
上斂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
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君用大夫之委以
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
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
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
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

歲并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
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
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
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
謂之數應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
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
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
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
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
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

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

脩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仲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前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以邑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貲在上幣貲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貲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

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山諸侯之國也河埳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埳諸侯畝鍾之國也故國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

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仲數節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乘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

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撫可

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準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種饟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若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

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䊪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䊪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䊪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

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

直貴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管仲利權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稗編

六曹

戶曹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葢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

實致亦少弊歟

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徵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馬端臨論唐和糴）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報之勞其名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

爲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糴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旣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鈌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麟府州以芻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

入中不如見錢和糴且令川餉邊亦有所需邵批

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嵩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

和糴之弊在此

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以沿邊和糴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別約價募人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焉其或僥益誘之以紓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詔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糴積五年之畜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糴三分以所糴虧羨為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糴或以錢茶銀紬絹糴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

路二稅外有和糴糧草官雜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
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
復請和糴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詔委陳安石元
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
萬二千有餘而和糴數八十二萬四千有餘所以歲
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
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
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
封樁即歲災以塡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
廷以爲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並罷以

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其
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爲
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
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爲額隨戶邑高下裁定
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
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爲助軍
糧草宣和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
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
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
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

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不從明年又慮元價錢補能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

博糴 常平

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
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
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
震言結糴多散官戶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
宜罪其人
熙河財用孫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
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
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裕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
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
以星變講修闕政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

預給錢于
在京之民
使輸十邊

帝惟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
漕之　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
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
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
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
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
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詔聖三年呂大忠之言
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
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
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

皆然用俵多寡為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
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
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
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
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
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嬴定二州所糴數以
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
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都倉緩
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糴卒不罷其曰括糴元符元年
涇原經畧使上疏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

家爭糴卽官儲有之括索羸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均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廊延經畧使疏卽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言者謂均糴法嚴然已糴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均糴既而州縣以和糴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糴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之法其後寖及於蘄邊鄰郭

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劉彝啟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大舉西討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卨廉問頗得其事又以糧餉麄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厲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摺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罪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

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計元符三年涇原經畧使章楶諫曰伏見興師以來陝西府倉庫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

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内藏空乏陜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内藏庫部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内庫絹才百萬已半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百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熈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巽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令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

斗緡准今將銀一錢五分

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郎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靑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一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空乏。鄜延至不能支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

出於縣官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死不擊守貳小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諭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

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群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户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糶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糴米斗六七錢乃就糴

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得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肯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緡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糶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

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宋志]宋和糴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籍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於六畜管仲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居玉友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煑此陰王之

陰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無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煑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煑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

令使羅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隷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

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管仲齊鹽鐵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賣之甚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税於是立爲鹽隨食鹽等名分富貴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

者其慮已畧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斂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割國自爲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 馬端臨論鹽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

今夜爲飛
香爐臺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嶲州井各一果閬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

法及琦爲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墳及隨時爲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

十益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兖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税晏奏罷州縣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宫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

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渙陽塗涂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

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

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鹻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

背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鹽院官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

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延齡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唐志唐鹽法

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盬鹽也煮海煮井煮鹻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令商人入

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爲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十月詔罷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五萬康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

今世有入中而無權法

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趣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咸平四年秘書丞孫冕請令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煑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冕議遂寢至天禧初

始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荊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楚泰海真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
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
數與之謂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
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至慶曆二年
又詔入中陝東河東粟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
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
南鹽利厚商旅皆願得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
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券至京師
反為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
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皇祐

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通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迺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宋志

宋鹽法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茶之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

寺僧以茶爲害獄判

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榷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於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

去之未知
此律

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為利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及顆末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筭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

西京作坊使楊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糅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龍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旣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

得所入芻粟之實價官私俱無利仁宗時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閤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獲利無幾茶商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

利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緡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

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帖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辨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爲率遠者增至

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詔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

湨

此奏世何變安法

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計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

得設

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壞失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北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又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皇祐二年三司奏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

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府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賈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榷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榷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

皐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析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剏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紬絹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議執政曰茶鹽

讲豈不可通入鹽法

議簡而易行法要而可守

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克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月不悛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朘削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爲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

緡若令天下通商秖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榷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罷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與輦運之勞不濫徒贖之辟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宋志宋茶法